

出朱作勇两个儿子朱乐春、朱乐天各收受人民币200万元，其妻马云芳收受80万元。朱作勇于2005年6月份被中纪委带往北京，他的两个儿子和妻子则被有关部门带往西安接受调查。

王昭耀是继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之后，安徽省第二个被推上审判台的高官。他构建的贪腐网络是一个血缘关系编织起来的家族权力体系，成员包括他的妻子、长子和两个妻弟。王妻杨大爱曾任安徽省行政事务局接待处处长，长子王伟曾任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2001年，王妻的二弟杨哲信从一名货车司机一跃成为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任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在宿州市区域内掌握着组织大权，曾228次受贿，卖出69顶乌纱帽。

伴随王昭耀的“落马”，其一手构建的家族权力体系也就立刻崩溃。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一案中也出现了陈绍基家庭成员的身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陈绍基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不乏与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伙同情节。据先于陈绍基“落马”的原广东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叶树养供认，他曾送给陈绍基数百万元资金，在陈绍基指示下打入陈子翊的账户。陈子翊是广州兴悦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该餐厅毗邻广东省公安厅，是政法机关迎来送往的重要场所。

窝案连连

2011年，《财经》杂志曾经对1987年以来落马的120名省部级官员贪腐行为进行了系统总结。对120人有据可查的案发方式的分析中，比例最高的案发方式为“由他案引出”，占到了六成以上。

在黑龙江政坛，马德案曾经轰动一时。作为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万余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达到260多人，

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

此前的报道称，当时由于涉及的干部太多，如果全部追究，那么绥化市整个行政体制都会瘫痪，所以最后工作组做出一条规定，凡是给马德行贿10万元以下的干部，如果自己能主动交代问题，不再追究责任。

当时审讯马德的时候，他很不服气，嚷道：“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

结果，马德的这句话又引出了一个贪官赵洪彦。赵洪彦是马德的前任，从绥化地委书记任上调到省里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任省人事厅厅长。经初步调查，赵涉案金额几百万元。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田凤山的落马也是由马德案牵出，韩桂芝案则发源于马德的检举。

2008年，发生在天津的一起窝案让天津政坛受到了极大震动。

在天津开发区，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和霍津义关系之密切几乎尽人皆知。2000年，升任管委会主任的皮黔生，任命霍津义为北方国投董事长。知情人士说，皮黔生对霍津义向来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小霍”。

2005年12月，皮黔生多年的亲密下属“小霍”被中央纪委“双规”。此后霍交代了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及其情妇王小毛的犯罪线索；与李搭档多年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受此牵连，在自杀后仍被开除党籍，

“1987年至2011年落马的120名省部级官员中，比例最高的案发方式为‘由他案引出’，占到了六成以上。”

进而导致皮黔生落马。

2012年1月16日，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带走，接受组织审查。三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新闻发言人证实，周镇宏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今年2月，中共中央给予周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在新华社播发的通稿中，中央认定，周镇宏对茂名市发生的系列严重腐败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现年56岁的周镇宏，曾于2002年至2007年担任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主政茂名市长达5年时间。2011年，茂名腐败窝案曝光，共涉及广东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无一幸免，其中多名干部为周镇宏提拔。

此前媒体的报道称，周镇宏案牵涉他的继任者、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案，罗荫国则是因茂名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茂名公安局长倪俊雄等官员的落马案发，而杨光亮被查源于牵涉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案，陈绍基、王华元两名省级高官又是因黄光裕案而东窗事发。

普遍带“病”提拔

去年12月，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博士生刘九龙在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带病提拔”现象的论文。在研究了43个省部级落马官员案例，刘九龙得出结论：“这些落马官员发生初次腐败行为的平均年龄为47.48岁，带病提拔的省部级官员，其平均经济腐败时间在10年左右，绝大多数是5年到15年之间。”

田国良的研究也印证了类似的结论。在其选取的103个省部级官员落马案例中，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